## 【姬屋藏郊】覆水能收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423093.

Rating: Teen And Up Audiences

Archive Warning: <u>Graphic Depictions Of Violence, Major Character Death</u>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姬发/殷郊, 姬屋藏郊

Character: <u>姬发, 殷郊, 姬昌, 伯邑考, 姬旦, 殷寿, 姜文焕 - Character, 崇应彪</u>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eries: Part 2 of 袖手天下

Stats: Published: 2023-08-17 Words: 4,363 Chapters: 1/?

## 【姬屋藏郊】覆水能收

by **Theodoresky** 

## Summary

- \*本篇为姬发视角
- \*大量经历捏造

商王的次子是名满天下的大英雄。

大商的使臣来到西岐,是一个麦子金黄的秋天,麦香顺着田埂吹入长廊,姬昌只带长子伯邑考接见。一番寒暄之后,使臣表明来意,西岐之主沉吟半刻道:"大王是想要我的一个儿子朝商,去朝歌。"

"西伯侯不必忧虑,公子到了朝歌立刻归入大王次子殷寿的帐下,不出几年,就会成为独当一面的勇武战士。"使臣跪姿端正,这许时间,身前的酒杯仍是满满当当,麦酒一口未动。

"哥哥,放开我。"小男孩被人擒住手腕,不住地扭动。

"小声点,别叫里面听见!"姬发捂着姬旦的嘴巴躲在门背后,内侍急得满头汗,但是不敢 上来拽两个小公子。若是他们上前一步,姬发就做出要撞门的姿势,圆圆的眼里三分狡黠 三分威胁。"他们说要父亲的一个儿子去朝歌。"姬旦从哥哥手掌中挣出一条缝,小声说。 "什么!"姬发立刻把耳朵紧紧贴在门上,倒抽一口气:"入商王次子殷寿的帐下!"

"哥,你声音小点!"姬旦着急地拉姬发的袖子,"里面会听见的!"

姬发却管不得,紧紧勒住姬旦圆胖的小脸:"你难道不知道殷寿是谁吗?他是英雄啊!那年 他追杀贼寇取道西岐,你还见过呢!"他听见自己胸膛里心脏跳动如同一面铜鼓,每一下都 震耳欲聋:"我想成为像他那样的英雄。"

"可朝歌离西岐好远,要是去了就再也见不着了,"姬旦像大人一般叹气:"而且论长幼,应 该大哥去。"

"使者错怪我了,"姬昌缓慢笑道:"我膝下儿子众多,做父亲的没法做抉择。大王想要哪一个都行。去把你弟弟们都带过来吧。"他后半句话是对伯邑考说的,只听轻微碎响,人已经到门口,姬发和姬旦来不及闪避,迎上长兄伯邑考略带嗔怪的双眼——显然做哥哥的早就听见两个弟弟胡闹的动静:"进来吧。"

"这个是姬发,那个是姬旦,剩下的孩子太小了,还没学骑马呢。"姬昌挨个叫他们上前,"请使者挑选吧。"

使者人至中年,满脸严肃,须发皆灰,闻言起身,恭恭敬敬地行礼道:"此乃西伯侯家事。"

"家事,家事,家家难事啊。"西伯侯拉过姬旦,摸了摸姬旦的头发,眼睛看向长子和次子:"你们都听到了,商王要西岐进献一个质子去朝歌,跟着大王的儿子学武艺。你们都是父亲心爱的儿子,父亲把这个机会交到你们自己的手上。明日,你们比试切磋一场,由使者见证。输的,留在西岐;嬴的,到朝歌去。"

"比什么?"姬发向前踏了半步,语气急切地像是跳上滩涂的鱼。伯邑考比他年长四岁,身量、力气、武艺样样比他强,唯有骑射上,他或许还有一丝可乘之机。

"你说比什么?"姬昌问。

姬发看了一眼长兄,斩钉截铁说:"比射箭!"又恍然想起大商的使臣还在,连忙面向使者 补上一礼,大声道:"请使者准许比射箭!"

使者应允了他的要求。他从大王那里得到的命令是带西伯侯的儿子回朝歌,哪个儿子都 行。他指着窗外飞过的大雁说:"那就射雁吧,两位公子谁先射下一只大雁,谁就和我回朝 歌。"

姬昌摇头:"北雁南飞,是去过冬的,既不偷粮食也不喝井水,射他们做什么?"他站起来,一只手拉过伯邑考,一只手拉过姬发,领着他们走到院子里。院子东面栽了几棵老梧桐木,秋天叶边卷曲、叶脉发黄,姬昌抚摸笔直的粗糙的树干:"挂两束麦子到树枝上,你们谁先把自己的麦子射下来,谁就去朝歌。"

姬发抚摸自己的弓。这把弓是伯邑考给他做的,两边末端用铜打了一对雁翅,很服手,他 第一次出猎就用这把弓猎了一对兔子。姬旦很喜欢,抱回去养,来年两只兔子生了一大 窝。他的弓术是哥哥教的,又怎么能胜过哥哥?

专心。姬发对自己说,想着你自己的麦子,其他什么都别想。他长长吐出一口气,闭上眼睛,脑海里勾画出麦子和捆麦子的麻绳的模样。浸过水的麻绳柔韧异常,刀都很难砍断。姬发张弓,搭箭,手指上下调整箭头的方向。当风吹起额上碎发,他不再犹豫,箭刹那离弦。

麦子受了一箭,争先恐后地落到地上。

另一边,伯邑考的麦子还垂在树枝上。

西岐的世子捡起未中的箭矢,轻轻摇了摇头。锋利的箭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偷偷被人磨圆了,料想自己箭筒里每一支箭的下场大抵都如此——姬发是真的很想去朝歌。伯邑考直起身体看向姬发,男孩的脸庞泛着健康的红晕,极力压抑着自己的高兴,但眼睛明亮得像是父亲保存在炉灶下的火种。伯邑考不禁有些担心,殷商汇天下八百诸侯之子于朝歌,姬发从小就争强好胜,要如何与人相处。再者,行伍生涯,磕碰总是难免的,轻则皮肉受伤,重则筋断骨折,甚至殒命途中。他的弟弟是只雏鹰,要如何才能飞过风浪?

姬昌点了点头,亲自捡起掉落在地的麦穗,吹干净上头的尘土,递给使者:"上天决定了我儿子的命运,请使者带我儿姬发前去朝歌。"使者躬身接过,退走无话,只剩西岐父子三人。

"过来。"姬昌对儿子伸出手。

姬发立刻走上前,单膝跪地:"父亲!"

内侍也上前来,手里托着木盘,姬昌解开蒙布,露出一枚浅青色的玉环。"我准备了这枚玉环,想着,无论入选的是你还是你哥哥,做父亲的心都一样,不求其他,只求你们平安还家。"姬昌拿起玉环,放入姬发的掌心,双手紧紧握住姬发的手:"要还家。"

"好!"姬发握紧了玉佩。

年轻的周武王这时候的他还不知道未来的路上有怎样的艰难险阻在等他。那是一个少见的暖冬,黄河并未封冻,冰层稀薄,马蹄轻轻一踏,就陷入湍急寒流之中;冰凌横行,又无法行船。姬发抓着侍卫的手上岸,靴子早已湿透,寒天腊月冻得瑟瑟发抖。使者不好催促前行,只能在岸边安营扎寨,等侍从们从下游寻回丢失的辎重再寻求改道。结果,没过几日又遇上大雪封道,等赶到朝歌,已经是春天了。

姬发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地方像朝歌这样开满鲜花。城外的沃土和源源不断的岁贡养活朝歌城里的人,城中的奴隶便不事农桑,专心致志建造宏伟的城墙。姬发推开车窗,商 王宫如同一只栖息在树上的玄鸟,不经意抬起一瞥,就要振翅飞入云间。

"停车,停车!"姬发忍不住大叫。车夫不明就里,勒紧了缰绳,姬发推开车门跳下来,眼睛看着瓦蓝瓦蓝无云的天空,双脚踩着朝歌城的土地,梦中曾反复描绘的一切都成了真。 "给我马。"姬发顾不上回头,大声说:"我的马呢?"

侍卫牵着一匹雪白的骏马上前。骏马是伯邑考送给姬发的礼物,是伯邑考自己的爱骑,闻音识主、体力极好,这一路舟车劳顿,越显出此马的精壮来。"二公子……"车夫还待说什么,姬发却等不得,一把抢过缰绳,跳上马背:"你们慢慢地来,我先去了!"

质子旅的营地在朝歌城外服,远离民居和集市,贴着城墙围一圈黄土地,连一根杂草也 无,一条清浅的溪流从城外流进来,穿过营地中央,又朝城内流去。姬发一夹马肚子,骏 马嘶鸣越过溪水直直冲进了营地。

日头渐西,完了日课的质子们仨俩聚做一团,或是洗澡擦背,或是包扎上药,又或是暗自加练,听见马蹄声响,纷纷站起来张望。骏马踩着细碎如金鳞的黄昏如同披了一件黄金打造的铠甲,速度极快,眼瞧着就要撞上人了,姬发拽紧缰绳,喝停骏马。骏马极为听话,鼻间冒出两团热气,别过身去,原地打了转。

"你没事吧?我不是故意的!"姬发用袖子擦了擦汗,抱着马脖子下来,双手合拳,腰打弯,行了一个极深的礼,只听到对方说:"不打紧,没真撞上。"才直起身体。

马前是个和姬发差不大的男孩,额头梳得光亮,头发扎得很紧,太阳边上有几颗豆大的汗珠,深黑的眼睛却很沉静,没有一点被吓到的样子,让人心生好感。"我是姬发,自西岐来的。"姬发上前一步,笑容咧得更大:"你一定是王孙殿下吧?那位英雄的儿子!"

在来路上撞上雪深风大的日子,守着火无事可做,姬发缠着使者问东问西。使者也拗不过他,只好告诉说他心目中的大英雄有个儿子,此次一并入质子旅:"小时候约莫像夫人,不知如今怎么样了。"

怎料四周嗤笑声不断,而眼前人定定看了姬发,少顷才摇头说:"我不是殷郊。"虽然年纪 差不太多,但是语气却很有几分拿腔拿调:"我是姜文焕,东伯侯姜桓楚的儿子。你来迟 了,我带你先去见主帅。"

走出几步,姜文焕见四处无人,低声又说:"除主帅有令外,非斥候不得在营地跑马,之后记住了。"

他们又朝外走了一段,质子旅营地后有极大一块空地,能看见被马蹄踩出来的几条道,空地的尽头立着两排草人。姬发远远能看见一匹黑色的骏马载着一个英挺的少年飞驰。马身每一块肌肉都绷紧了,亮晶晶的汗水打湿臀上的皮毛,虽然颠簸得厉害,但是少年持弓很稳,上半身几乎看不出起伏。一枚金色的羽箭射出,狠狠扎进草人的右膝。

姜文焕带着姬发一路走到校场边,一个高大英武的男人如同山一般矗立,边上两个奴隶跪着,一个内侍弯着腰好像永远直不起来的样子。"长于夫人之手。"不轻不重的一句话钻进姬发的耳朵里。只见姜文焕眉头微皱,流露出一点不赞同的神气,但立刻又收回去撑出原先稳重的模样,单膝跪地:"主帅!"

"姓名。"高大男人嗓音有些怪。

姬发左看右看,姜文焕递了个眼神给他,迅速会意上前跪下:"西伯侯姬昌之子姬发,见过 主帅!"

"西伯侯。前几年追讨叛逆倒是路过西岐,见过侯爷。"殷寿说,突然话锋一转,嗓音登时 严厉:"如何来得这么迟!"

姬发膝盖打颤,禁不住双膝都跪下来:"路遇黄河冰裂,大雪封道,所以来迟了!"

殷寿闻言,转过身来:"姜文焕,你先下去吧。"

姜文焕应声而去,丝毫不敢耽搁。姬发听身边衣料窸窣作响,越发紧张。"先起来,"殷寿随后说:"黄河冰裂、大雪封道,是事实;你来迟一步,也是事实。不可不罚,不可尽罚——你带了一匹好马,那就罚骑射。"殷寿取下腰间的鞭子,指向草人。"从这里过去回来,二十箭中靶,即可结束。你服不服。"

姬发怎么不服,太服了。他立刻领命起身,奴隶在他马背两侧的箭筒里填满了箭,旋即翻身上马:"走!"骏马跑动起来,带着姬发向前奔去。原本离得很远的黑马一下子来到眼前,姬发余光扫过——好称丽的一张脸,眉眼锋利得像刀子,刃上有青光。

错身之际,姬发抽出弓,从箭筒里摸出一支箭,打算寻一草人做目标。大部分草人身上空空如也,只留几个破孔,好像会从中冒出棉花似的,只有一个草人眉心、咽喉、胸骨、腹部、两肩、两膝,左腕都插着箭,是黑马少年的靶子。姬发不敢分心,拉紧弓弦。

一箭射出,两声破空。姬发一箭扎入草人心脏。黑马少年也射中草人的右腕,打马回走。 内侍赶忙大呼小叫地迎上去,奴隶托了木盘等他下马。姬发看见少年看都没看木盘一眼, 直接跳下马走到殷寿边上单膝跪下。殷寿略微点了点头,少年起身离开。

姬发探出脖子看他去哪儿,突然心里一凛,殷寿目力绝佳,只凭瞟一眼,也让他有猎物被捕获的惶然。姬发立刻收回眼神,不再东张西望。虽说二十箭不算多,但是到底来回转折,前几箭还容易,后面准星就渐渐差下去。他入营地时日照西晒,等罚完已月上梢头。好在姜文焕提早和伙房打了招呼,给姬发留了碗面。姬发囫囵连汤底都喝得干净。

中间又有内侍跑来送进一个灰色的包裹:"这是主帅给姬发公子的。燕弓虽远,但过于轻巧,军旅之中还是惯用重弓。"姬发来不及擦嘴,赶忙起身谢过。内侍一拱手又说道:"这也是最后一次称您为公子,质子旅不分年纪长幼、身份高低都以名字相称,也不许留服侍的人在身边,一应用物都一样,您的已经送到铺位上了。"

半天劳途,姬发早出了一身汗,拿了木盆就要去打水洗澡。营地中央早已生起篝火,不少人围在一块说笑。见姬发打了水走过,其中有一个跳了出来拦住了姬发的路。"哟,西伯侯姬昌的儿子,好大威风。"那人生的白皙,眉毛有些淡,眼角微微下垂,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看人时眯起一点眼睛:"只是我怎么闻着有股味儿啊。"

"什么味道啊,崇应彪?"有人架秧子起哄。

"西伯侯专爱种地,当然是浇地的粪水味儿啊!"崇应彪拍拍姬发的肩膀,哈哈大笑道。谁知姬发从不受闲气,当即手里一盆水泼了崇应彪个湿透:"哪里有味道?我看你嘴里有!"

"你找死!"崇应彪把脸上水一抹,挥拳上来。姬发不甘示弱,当即回击。一时间有人拉架,有人叫好,热闹非凡。

虽然对打上没吃亏,姬发回住处时才发现他的铺位被浇了个湿透,想也不用想就知道是崇应彪那伙人干的。吕公望和辛甲说可以和姬发换个位置睡,但是姬发摇了摇头:"不能拖累你们,我出去睡一晚上,等明天再报仇。"

"出去睡哪儿啊,幕天席地的。"太颠说:"明日早课又要练刀,你还差着课数呢。"

"没事儿。"姬发宽慰道:"我在家和弟弟们出去玩睡在田野地里也不是一次两次,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们都早点睡吧,我再去打盆水洗洗。"

说完,他走了出来。质子们业已散去,营地中央只留着火还烧着,虽然嘴上说着没事,但 到底还是心里打鼓,别说睡外头了,他连一个人去打水都不敢。

实际上,姬发怕黑。在西岐的时候,伯邑考和姬旦都知道他这点,从不让他一个人走夜路。他皱了皱鼻子,兴奋褪去一些,此刻竟然有些孤独感涌上来,不由地小小叹了一口气。

英雄怎么能怕黑呢?姬发在心里对自己说。

忽然,他听见有脚步声。姬发抬起头,是一张像花一样的脸。浓艳的眉眼是花心,空白光 洁的脸庞是花瓣,他见过这张脸。

Please <u>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u>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